

叶兆言 著

花煞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

艺出版社



花煞

叶兆言 著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煞/叶兆言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3

(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3793-0

I. ①花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2548 号

责任编辑: 郑理

封面设计: 杨志麟

美术编辑: 王志伟

花煞

叶兆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2 字数 295,000

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93-0/I · 2906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卷一：胡天胡地诞生 / 1

第一章 / 3

第二章 / 33

第三章 / 79

第四章 / 118

卷二：被绑架的浦鲁修教士或葬礼辉煌 / 147

第一部分 / 149

第二部分 / 217

卷三：梅城的哈莫斯 / 267

哈莫斯和《梅城的传奇》 / 269

哈莫斯混迹于中国的官场,他的天方夜谭 / 280

哈莫斯的一次恋爱冒险,他笔下的中国妓院 /	294
哈莫斯定居梅城,和鼠疫奋战,虚构爱情小说《忏悔》 /	303
哈莫斯定居梅城之二,和胡天胡地打交道,遭人勒索 /	315
哈莫斯被勒索之二,胡地的好朋友,重振雄风 /	327
哈莫斯的最后结局 /	338

后记 /	349
------	-----

卷一：胡天胡地诞生

列位乡邻，信听好言。我中国人用心为好，名正言顺。天朝国衰败，洋鬼子来者不少，奸淫坏事太多。鬼子其形，与中国人大有不同，羊眼猴面，淫心兽行，非人也。口说入教行善，嘴说邪礼，脸面无耻，身穿人衣，行狗事，专门奸淫妇女，人人可恨。小孩子用蒙汗药迷心，再用小孩子眼心配蒙汗药迷人。见鬼子面，蒙汗药入心，男女不古，羞耻以为美事。坏事不可说也。

约初十日烧教堂，杀洋人，并打教民，务须同心戮力，群起攻之，一言既出，决不停留。各铺各户执棒一根，来者君子，不来者男盗妇娼。

小西门东头人首事告白

第一章

1

一座华贵的紫呢大轿由八位轿夫抬着，在一群看热闹的老百姓簇拥下，声势浩大耀武扬威地来到了县衙门口。紧跟在八抬紫呢大轿后面的是一座两人抬的小轿子，因为没有门帘遮着，坐在小轿子上那位尖嘴猴腮的家伙，正回过头来，用傲气十足的目光和神情，打量追在后面看热闹的人群。紫呢大轿是省级行政大员出来巡视时才能享受的规格，因此这时候正在公案上打着瞌睡的董知事，被手下冲进来报讯的声音，吓得触电一般地惊跳起来。一位衙役连滚带爬地跌进了大堂，由于紧张，口吃了大半天，才哆哆嗦嗦把话说清楚。

“老爷，省城来了大——官了，”衙役跪在地上，手往外面指了指，“都——都到了门、门口。”

董知县慌忙整理了一下衣冠，率领手下诚惶诚恐地去迎接。紫呢大轿的出现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。董知县不知上峰何故突然光临梅城，他忐忑不安地到了县衙门口，看见紫呢大轿放着

门帘已歇在那里，坐后面小轿子上那位尖嘴猴腮的家伙，已经跳了下来，正神气活现对着守县衙门的衙役吆喝。那些衙役吃不准坐紫呢大轿里的人的来头，然而对于眼前的这位却早已熟悉，也不太把他放在眼里。尖嘴猴腮的家伙是本县有名的无赖，绰号叫地老鼠，偷吃扒拿嫖赌，无一不沾无一不精。半年前城东赵老爷家的当铺失窃，都怀疑是地老鼠所为，赵家报了官，县里派人去捉他，竟没有捉到。谁想到士别三日，地老鼠居然敢入五人六地在县衙门门口耍起威风。

“文大人来了，你们还不赶快叫县太爷出来迎接。”地老鼠板着脸，转身跑到紫呢大轿面前，把瘦骨嶙峋的手从门帘里伸了进去，缓缓地抽出一个偌大的封筒来，对衙役们扬了扬那封筒，指着封筒盖上鲜红的官印说，“看见没有，这是道台的印子，看清楚了。”他的动作有些夸张，脖子上缠着的那根又粗又黑油光光的辫子滑落下来，他随手抓住辫梢，十分麻利地一甩，脑袋一拧，辫子又缠在了脖子上。这时候，他看到了急忙奔出来的董知县，腿肚子便软了，非凡的得意一下子都从脚底下溜走了，仿佛老鼠见了猫，威风顿时矮下去一大截。地老鼠吓唬吓唬衙役还可以，见了官还是情不自禁地害怕和心虚，毕竟县太爷狠狠打过他的板子。他突然有了些畏惧，眼睛不敢再看董知县，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。

紫呢大轿的门帘终于掀开，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探出头来，对外面看了看，下了轿子，向董知县走过去。围观的人群立刻议论纷纷，群情激愤。自从梅城建了教堂和来了一对能替人治病

的传教士夫妇以后,大家见了洋人已不是太吃惊,然而洋人耀武扬威地和道台大人一样坐紫呢大轿,这到底还是头一遭见到。董知县也有些愤愤不平,觉得这事太荒唐了,脸色陡然从恐慌变成了不高兴。洋人自然是惹不起的,可董知县怎么说也是一县之长,他知道自己刚才的恐慌有失身份。

董知县站在台阶上不说话,那洋人走到他面前,手放在胸口,深深鞠了一躬。围观的人群一阵哗然。董知县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向洋人还礼,呆呆地怔在那里,心里有些满足,他觉得洋人乖乖地向他鞠躬,自己已经挽回了面子。地老鼠见董知县和文森特面对面站着不说话,只得顾不上冒昧,斗胆上前介绍。

“冬大人,”洋人听了地老鼠的介绍,手放在胸口又鞠了一躬,他的中国话口齿不清,把董念成了冬。然而这时候他的态度已经不是太客气,他不屑一顾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发呆的董知县。

围观的人群只顾自己看热闹,有知道和了解地老鼠底细的,便远远地起着哄,大声叫:“地老鼠,你他娘怎么给洋人干起事来了?”

“喂,你小子是不是吃了洋人的蒙汗药?”

“地老鼠,你给洋人干事,不得好死。”

那洋人显然是懂中国话的,回过头来,看了看他身后起哄的人群,很不友好地白了白眼睛。他感到有些恼火,因为他和董知县面对面已站了好一会儿,可对方却还没有邀请他到衙门里去做客的意思。他又往前走了一步,突然想到在地老鼠手上捧着的那个偌大的封筒,回过身来,从地老鼠手上拿过封筒,微笑着看了看

封筒上的大红官印，再把它往董知县面前一递。

董知县仍然云里雾里，呆呆地想伸手去接，又不知道该不该从洋人手上去接，正犹豫着，跟在他身后的朱师爷是个老公事，一看这情景不对头，连忙弯下腰行了一个礼。他这一行礼提醒了董知县，董知县光想着不能在洋人面前丢了面子，竟忘了自己如此傲慢，便是对道台大人的大不恭敬，于是手忙脚乱地赶紧还礼，还了礼，手一摊，说了声：“请。”

那洋人生得人高马大，站在台阶下，看上去和生得矮小的董知县一般高，一旦他走上台阶，与董知县并排，作为一县之父母官的董知县，便显得像个小孩子。董知县不得不抬头仰起脖子，才能和那洋人说话。

董知县又说了一声：“请。”

那洋人也笑了，用生硬的中国话回了一句：“请。”

地老鼠屁颠颠地跟在后面。哗然的人群开始向地老鼠发出一连串的咒骂，大家纷纷捡起路边的泥块和石子，接二连三地向地老鼠扔过去。有个无赖趁乱从小贩的竹篮里抢了几枚鸡蛋，他的举动立刻有人仿效。小贩的哭声和围观者的哄笑声响成一片。雨点似的泥块石子落在了衙门口。地老鼠回头看了一眼，一枚鸡蛋正朝他面门飞来，他连忙蹲下，躲过了那来势汹汹的鸡蛋。紧接着是来势更凶猛的第二枚，正好砸在了一名衙役的后背上，衙役莫名其妙遭殃，大怒，一手护着脸，大叫着向人群扑过去。

地老鼠脖子上那根辫子又一次滑了下来，他不敢再怠慢自己，只当什么也听不见也没看见，手拎住了辫梢，脑袋很僵直地晃

了晃，手用力一甩，将辫子绕在了脖子上，大步往衙门里跑。

2

反洋教的激烈情绪在梅城中徘徊，一场久已盼望的熊熊燃烧的大火，正在人们的心头酝酿。文森特教士坐着紫呢大轿来到梅城的消息，当天就在梅城的角落里传开了，仿佛干柴遇到了火星子，到处议论纷纷义愤填膺，添油加醋地诉说着文森特教士的种种不是。

矮脚虎香云闲着没事，也在街面上听男人们议论。她生得十分矮，肥肥的一身肉，一张很俏的脸蛋，是梅城大名鼎鼎的风骚女人。因为自己没有亲眼见到文森特教士，她很好奇地追着别人问新来的洋人究竟什么模样。几个男人正眉飞色舞地说着，被她追问得有些不耐烦，笑着说：“什么样，说给你听了都不会相信，不信你问刘奎，总有你两个人那么高吧。”

矮脚虎不相信天下当真会有那么高的人，吃准了是在哄她，眼睛一瞪说：“瞎说什么，别以为老娘没见着，就来瞎蒙我。一个人，怎么高，总不会有两个人那么高的。”

“洋人又不是人，”被问的男人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连县太爷他老人家，也只到那洋人的肚脐眼那里，你矮脚虎吗，能到那洋人的裤裆处，就不错了。”

矮脚虎笑起来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极难听的话。她是个敢说敢当的泼辣女人，什么话也说得出口。

男人们一向和矮脚虎调笑惯了，一看她有些发急，都来了精神，索性拿她开起心来。“你矮脚虎再厉害，遇上了洋人，还不成了矮脚猫。告诉你了，总当着是在哄你。”矮脚虎知道这帮男人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翻了翻眼白，刚想说出几句骂他们的话，那位被叫做刘奎的已接着话茬引申下去。刘奎说得有声有色，几个男人都为这丰富的想象力引得哈哈大笑。

矮脚虎面红耳赤地正准备开骂，一眼看见胡大少躊躇满志地正从街那边走过来，眼睛顿时就亮了，她无心再和身边的男人纠缠，似恨带怨打情骂俏地大声说：“乖乖，不得了，如今见了老娘，就好像不认识一样，这眼睛呢，仿佛老鼠见了猫，要紧躲开了。好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，你躲着我干什么，老娘又不是在痴等着你娶我呢！”

胡大少一路正有滋有味地想着他的大事，被矮脚虎这么当头一吆喝，不由地吓了一大跳。他走到了这几个人面前，很不满意地白了矮脚虎一眼。矮脚虎不当一回事地笑着，继续挑逗他：“你别跟老娘白什么眼睛，我矮脚虎不吃你这一套，有本事，你和洋人赌狠去。”

“难道我胡大少还会怕洋人，”胡大少让她一激，顿时急了，“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是什么人？”

那几位和矮脚虎说笑的男人，对胡大少都有几分敬佩，搭讪着向他问好请安，连声说胡大少在梅城中是最不怕洋人的大英雄。“你胡大少若怕了洋人，那还不成了笑话，”刘奎十分肉麻地捧了胡大少一句。

胡大少被夸得有些得意，咽了口唾沫在喉咙口，润了润嗓子，问道：“都在说什么呢？又是在谈洋人是不是，娘的，光是嘴上说说又有什么鸟用。”

刘奎呵呵傻笑了几声，又拿矮脚虎寻开心：“是啊，光嘴上说说有什么用，像人家矮脚虎，就想货真价实地开个洋荤，尝尝洋人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”

“你娘才想开洋荤呢，”矮脚虎怒不可遏，胡大少对她爱理不理的态度已让她不高兴，跳起来在刘奎的后脑勺上就是一记，又一把揽住了他头上的辫子，跺着脚恶狠狠地拉了几下。刘奎被她拉得哇哇直叫，一旁看笑话的男人，除了胡大少都起哄，乐不可支。刘奎终于挣脱开了，摸着一阵阵发麻的头皮，自嘲着说：“活该，真正是活该，说这样的话不该打，还有什么样的话才该打。谁不知道矮脚虎是个贞节的女子，对咱中国的男人，个个肯的，两扇大门朝外开，只要有钱请进来。对那洋鬼子自然不一样了，即使是用了蒙汗药，矮脚虎也不开门的。”

“真要是中了蒙汗药，那也由不得人了，”一个男人的脸上显出一种见多识广的表情，“到那时候，再贞节也没用了，只要你中了洋人的蒙汗药，便是在劫难逃。要知道那蒙汗药其实就是一种媚药，只要吃了，那念头马上就上来，熬都熬不住，不要说是拒绝洋人，到那时候是一点脸面也顾不上，自己保证会不要脸地凑上去。没听说杨希伯的老太婆，都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又是吃素念过佛的人，一入了那什么天猪叫，让那神父用水往那玩意上一喷，不得了，一下子就变成了如狼似虎的骚婊子，做出的那媚态来，连她

那年轻的媳妇都没办法跟她比。因此，你矮脚虎只要中了那洋人的蒙汗药，想不开门，也由不得你，欲火中烧，不开也只好开了。”

矮脚虎龇牙咧嘴地又要发急，说话的人怕被打着，连忙笑着往后退缩。胡大少还有大事等着他去商量，不屑于参加这种无聊的调笑，他突然板起脸来，很严肃地说道：“初十那天打教民烧教堂，一个个都知道了吧，娘的，到时候谁敢不去，就不是人日出来的，听见没有。”

“只要你胡大少领头，我们哪敢不去，”立刻有人呼应他的号召。

“那洋人的教堂，早就他娘的该烧了。”

“不光是烧教堂，”刘奎十分卖力地说着，“这一次，非得把那帮教民，好好地收拾一番。这帮狗杂种，平日里仗着有洋人撑腰，连县太爷都不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猖狂了。”刘奎的对门住着一个叫小七子的痢痢头，平日里见了刘奎一向有几分畏惧，自从入了教以后，骂还口打还手，刘奎已经有些奈何他不得，所以一提到打教民，刘奎便首先想到要好好教训教训小七子。

“这会儿不要说狠话，到时候多拿点胆子出来，才是真的。”胡大少说完便想走，矮脚虎一把拉住了他，直往他怀里钻，她缠着他，非要胡大少爷答应了初十那天带着她一起去烧教堂，才肯撒手。胡大少有些嫌烦，白她一眼，说：“你一个女流之辈，凑什么热闹起什么哄。”

“你娘也是女的，”矮脚虎对胡大少一向是另眼相看，可今天已是第二次遭受胡大少的白眼，一股怒火直冲了上来，她不甘示

弱地说：“老娘偏要去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天要浇雨娘要嫁，老娘我高兴，难道你还能用手捏着我下面的玩意，不让老娘撒尿不成。”

3

文森特下榻在安教士的家里。安教士的家就在教堂旁边，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的房子，安教士带着妻子和妻子的外甥女沃安娜，来到梅城已经好几年。这位来自荷兰的乡间医生，出于对传播上帝福音的热爱，在四十岁那一年，毅然放弃了舒适安定的生活，不远万里一路颠簸，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行医传教。安教士既不是一名出色的医生，也算不上是称职的传教士。虽然医疗是免费的，然而中国人强烈的反洋教心理，使得人们宁愿病死，也坚决拒绝洋人的医治。事实上，在梅城除了替教民治病之外，安教士的医术几乎没有任何用武之地。

安教士和文森特的叔叔文森特神父成了好朋友。文森特神父创建了梅城的第一座教堂。在一次对文森特神父的造访中，安教士对梅城的宁静和纯朴留下了极好印象，正是因为这一难忘的美好印象，安教士在第二年把妻子和沃安娜带来定居。他自己没有小孩，沃安娜从小就和他们在一起生活，跟自己的亲女儿一样。

文森特神父死于一年前的春天。由于他的努力，不仅在梅城里发展了二十几名教民，而且在四郊的乡下也建立了两座小教堂。文森特死了以后，因为一时派不出新的神职人员来，教堂的具体工作都由文森特当年的中国仆人洪顺主持。洪顺在文森特

神父的影响下,对教堂的一套已经很熟悉。由于面对的是中国的教民,这中间有虔诚的教徒,更有蹭吃教饭的混子和无赖,作为一名称职的神父,洪顺干得似乎比死去的文森特神父更出色。

年轻的文森特教士这一次来到梅城,不是出于对已故叔叔的怀念,也不是想成为梅城新的神父。他来到梅城的目的很简单,只是为了再一次看望漂亮的沃安娜小姐。沃安娜小姐已到了接近出嫁的年龄,而文森特对放荡的单身汉生活,也早就开始感到厌倦。他来到梅城只是为了结束或者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今年刚刚三十七岁的文森特,已经有了一番很不平常的经历。这位出生于英国的意大利人的后裔,早在十五岁的时候,就因为在家乡斗殴出了人命,四处逃命躲藏。他的传奇故事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。他当过水手,当过走私贩,去过澳大利亚,甚至在军队里混了两年。他声名狼藉臭名昭著,到处遭人咒骂,他杀过人不止一次差一点被杀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他只跟鸦片和妓女打交道。所不同的是,对于鸦片,他始终是不小的卖主,而对于妓女,他只是买主。对鸦片和妓女的一度执迷不悟,为他带来了两种严重不同的后果,前者使他大发横财,后者却让他染上了梅毒。

在做神父的叔叔的引导下,文森特也成了一名传教士。他戒了鸦片,治好了梅毒,开始改邪归正。但是他注定不是一名虔诚的教徒,因为他当传教士的目的,不过是考虑到了有了传教士的身份,更有利于他在中国的旅行。他穿着黑颜色的长布袍到处招摇。文森特是那个年代里,在中国跑的地方最多的外国人。他整日游山玩水四处考察,打算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旅行家。文森特